

犬羊的宿命

南方壺

三國時代曹操的長子曹丕，自幼喜好文學，博聞強識，著有典論及詩賦百餘篇。篡漢後，號魏文帝。曹丕自當太子起，便很敬重吳質，常與其通信。一次在信中自謙地說：

以犬羊之質，服虎豹之文，無眾星之明，假日月之光。

曾有人說，一個人最後所擔任的職務，往往是他最不適合的。人的能力是有極限的，因比同儕突出，不斷高升，終於登上一超越其能力的位置。一世英明，往往就毀在最後這個位置上。這種例子很多。如官場裡，在部長、主委等位置的表現均獲好評，被拔擢為院長後，卻幹的好像一無是處。在大學裡，擔任系主任、院長時，都能虎虎生威，選上校長後，卻顯得像是虎落平陽，師生都對他不滿意。那純做學術研究，連系主任都不幹，總能遊刃有餘吧！這也不盡然。一般的教授，可能在大學時，功課不錯，一股向上的心，促使他繼續讀碩士班，然後又考上博士班。博士班讀起來當然有點辛苦，資格考、報告、論文，把你磨得常唸著孟子的“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 ”，最後總算一切畢業需求都滿足了，並通過口試，完成博士學位，還順利覓得一教職。想起韋小寶常掛在口中的“大功告

心在南方

成”，以為今後可以享受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千鍾粟，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快活。此時才發現一個月薪水才六萬多，千鍾粟、黃金屋及顏如玉都不知在那兒不說，除了教書外，還要申請計畫、發表論文，更有招生宣傳、推廣教育等著你。所謂教學、研究、服務，大學教師的三大工作，時間怎麼夠用呢？過去學生時代，你可是個表現優異的好學生。拿到博士後，才領悟到，你的同行，不再只是過去班上那幾位同學，而是散佈在全世界。即使僅在你那一個小小的領域，全世界擁有博士學位者，約略形成一金字塔，不畏浮雲遮望眼，自緣身在最高層。不幸的是，你正在最下一層。望著高層中比你傑出幾萬倍的人，脖子都快酸了，仰之彌高啊！連要往上爬一層都艱辛無比。未來三十年，你被要求與這座金字塔的人不斷地評比。其中又有那麼多的高手，就算從現在起，不再寫任何論文，只是遊山玩水，而你每日拼命工作，你也一輩子都無法趕上他們。這不禁讓你想起孔子所講的“弗如也”。當學生時，那一次又一次獨占鰲頭的風光，齊人還可驕其妻妾，你無人可驕，且不敢再提，只能留在塵封裡。如今真的是以犬羊之質，夾在虎豹群中，陣日心驚膽跳。

由此，我聯想到柳宗元的“黔之驢”那篇文章：

黔無驢，有好事者，船載以入，至則無可用，放之山下。虎見之，龐然大物也，以為神。

蔽林間窺之，稍出近之，懋懋然莫相知。他日，驢一鳴，虎大駭，遠遁，以為且噬己也，甚恐。然往來視之，覺無異能者，益習其聲，又近出前後，終不敢搏。稍近，益狎，蕩倚衝冒，驢不勝怒，蹄之。虎因喜，計之曰：“技止此耳！”因跳踉大啖，斷其喉，盡其肉，乃去。噫！形之龐也類有德；聲之宏也類有能。向不出其技，虎雖猛，疑畏，卒不敢取。今若是焉，悲夫！

身為犬羊，若自知技止此耳，曉得自己與虎豹本領有天壤之別，還算是好的。反觀黔驢，除了空有龐大的軀體與宏亮的鳴聲，沒有其他特異功能。遇見老虎，如果逃得遠遠的，可能尚可活命。可惜它連老虎之可怕都不知道，被老虎挑撥之後，還敢反擊。一旦出招，遇到老虎這種行家，看透它的功力不過爾爾，嗜血的老虎，怎會讓驢有命可活。不知逃命，不知有所不為，卻任意有所為，驢的下場足可令稍有智者引以為戒。

由此觀之，處於險境中，身為犬羊，既無法離群索居，只好披著虎豹的皮。不需常想著雞首與牛後的抉擇，如此雖自身未具眾星之明，還可假借著日月的光，照亮自己那塊一畝三分地。若不自量力，自以為才高八斗，手握鈍刀，卻以為是尚方寶劍，隨意揮舞，目中無虎，則步入黔驢後塵是不

心在南方

足為奇的。記得法櫃奇兵(Raiders of the Last Ark)中，那位舞刀挑釁，而被哈里傑福特(Harrison Ford)一槍斃命的埃及人嗎？不用不服氣，這就是犬羊的宿命。(94.03.15)